

# 父爱伴我成长路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父亲不苟言笑,显得特别严肃,对我们兄妹几个管教很是严格,甚至可以说是苛刻,只要是犯了错误就会招致一顿训斥,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还会受到体罚。我们兄妹几个和父亲的交流很少,所以我和父亲的关系一直也不是很好,那时甚至认为父亲不够爱我。

对父亲认识的变化是上了初中后。初中毕业,我考上了一所普通高中,但150元的学费却难倒了我,那时家里也确实没钱,我就和母亲说不上学了,父亲却认为农村的孩子只有上学才能有出路,坚持让我上学。第二天,很少干农活的父亲就去县城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掂泥。上过高中的父亲当时在村里算是文化人,画得一手好画,字也写得不错,还当着村里的会计,现在想起来,父亲当时决定去建筑工地干体力活是下了多大的决心呀。那天起,父亲每天天不亮带着馒头骑着自行车去十多里外的县城干活,晚上很晚了才回家。一个月后,当累得黑瘦的父亲将学费交到我手里的时候,我哭了,那时我才明白父亲是爱我的,只是不善于表露罢了。

上到高二,我突然有了去当兵的念头。当时参军还不像现在这么容易,那时想当兵的人很多,竞争也非常激烈。在多次相劝改变不了我的主意后,父亲默默地卖了几袋麦子,买

了礼品去托关系找门路,虽然多次碰壁,父亲那段时间仍是从乡里到县里一次次奔波。也不知是我全乡考试第一名的结果,还是父亲奔波的功劳,那年我顺利地走进了军营。当兵第四年,因我有突出表现,被列为预提干部对象。父亲知道这个消息很高兴,也不知道听谁说的在部队花钱才能办成事,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卖掉家里的牛羊,凑了5000元钱给我寄了过来。虽然父亲寄的钱根本就用不上,但父亲为了孩子不顾一切的那份爱却令我感动一生。

当兵16年,作为四级士官转业的我,安置又成了难题。我们村有一个在市里工作的,虽说多年没联系,父亲又带着部队出具的推荐材料,多方打听找到了他,虽然最后我凭着在部队的出色表现被安置到了现在的工作岗位,但父亲为我的前途所做的努力,我会一生感恩。

父亲只是一个农民,虽然他没有什么权力,也没有给子女提供优越的生活条件,但我成长路上的每一点一滴都有他付出的努力,我人生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他爱的身影。父爱无言,父爱如山,父亲这份深沉的爱值得我用生命去珍惜,用一生去感激,用行动去报恩。

(邱志强 太康县电业局)



## 春来了 春去了

连着上两节课,异常疲惫,做完操,再也不想回办公室,就拿着相机在花园小径里流连,想要和花儿们来个亲密接触——那是我们之间的约定。可是,花儿呢?想象中那花团锦簇香气扑鼻的一片片花哪儿去了?看吧,樱花树下,芳菲落尽,美丽中带着一丝凄凉;紫荆、棣棠自凋零,萎萎蔫蔫像极了迟暮老人;那洁白高雅的含笑亦昙花一现,早已了无踪迹……举目四望,除了紫色的鸢尾花和白色的绣线菊之外,两座偌大的花园就只有婆婆纳和红花酢浆草那毫不惹人注目的一点点浅蓝和粉红了!

这时,有一片杨絮从我眼前飘落,悄然融入大地。“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是的,晚春到了。

我不禁伤感起来。

当迎春花那温暖的颜色照亮褐色的泥土时,当紫荆花那宝石粒儿似的花骨朵堆成串堆成堆时……我曾不止一次地想,这些给了人们无限爱和遐想的可爱的小生命啊,我一定要把她们怒放的身影尽数收藏在我的镜头之中,可此刻我才突然明白,我失约了!

每天都在繁琐中度过,步履匆匆,却完全忘记了当初的约定,她们曾无数次对我摇曳着柔美的身姿,无数次对我张

开灿烂的笑脸,可是,我却视若无睹,我以自己的懒散和粗心辜负了她们的期待,更辜负了这个姹紫嫣红生机勃勃的春天!

人们啊,总是渴望去远方旅行,去欣赏彼处的风景,却完全忽略了身边的美好。身边的风景尚无暇顾及,又怎能有时间有精力有心情去观赏远方的风景呢?

再者,花谢了,明年还可以再开,且依然美丽,可今年过去,明年的我却再也不是今天的我了……

这时,我看到了几个熟悉的身影,是同事,或独自徘徊,或三两两相随,有的赏花,有的拍照,眼睛里所流露出的都是对花儿们的无限喜爱和怜惜之情。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现在是否也如我,正在暗暗感叹春光之黯然,岁月之流逝呢?

“老师,老师,你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看这鸢尾花多漂亮啊,再不拍可就要谢了!”几个调皮的男孩子跑过来。于是,鸢尾花旁,我拍下了他们满面笑容的一瞬间,转身,又悄悄拍下了同事们赏花时令人感动的一幕幕。

春来了,春又去了,幸好,热爱春天的人一直都在,幸好,我们抓住了正在偷偷溜走的春天的尾巴……

(李雅 周口经济开发区许寨学校)

## 一路杨花如雪

是日,天气晴朗,时光闲散,顺着大河北岸滨河公园的林荫小路,向东慢行。

时值春末夏初,气温有点儿偏高。上午九点多,阳光的火爆劲儿有些逼人。天热,寻着阴凉地儿走吧。

小路弯弯曲曲,向前伸展。路两边草木丛生,葱茏茂盛,绿荫绵长。时不时从河面吹来阵阵凉风,清爽惬意。

此时,路上行人稀少,偶尔会从树林深处传来一两声鸪的啼叫,咕咕——咕咕——清亮欢实,让人倏然想起郊外一望无际的麦田。

杨花迎面悠悠地飘着,路边翻滚着一卷卷杨花团,或大或小。花草和灌木好像敷着一层薄霜,蛛网似的束缚着,憋屈无奈,伸展不得。柳树也被杨花紧紧地网住,雾凇似的,看不清眉眼。岸边高大浓密的杨树林,在路面投下斑驳的光影,微微晃动,似水墨画,又似一床黑底白花棉布单。

一阵风吹来,杨树叶子哗啦啦地拍起手掌,空中的杨花骤然增多,一片片,一团团,从眼前飞过。越往前走,杨树越多,飘飞的杨花也越稠密。一时间,纷纷扬扬,像大雪一样从天而降,扑簌簌,眯得人睁不开眼睛,连我的黑衬衣上也惹了一层纤细的绒毛。庆幸自己遮蔽得严实,不然,真不知该如何走过这段纷乱的道路。

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生命奔赴。点点杨花,是生命序曲里飞扬的音符,张扬,肆虐,不管不顾。杨花借助风力,四处飘散。一场繁盛之后,是长久的沉寂,这沉寂成就了生命的延续和滋生。也因此,在这个多情的季节里,对杨花突然有了仰视的高度。

《鹧鸪仙·春日登楼》里有“杨花如雪,桃花如雨”的句子,我不大理解桃花为什么会如雨,猜测桃花也许与爱情有关,离散的人,伤心时会落下凄凉冷艳、殷红如桃花的胭脂泪吧。不管怎样,杨花如雪,今天真是真儿地过眼为实了。东晋才女谢道韞写雪花“未若柳絮因风起”,柳絮、杨花、雪花,洁白、轻盈、欢快,不论你喜欢与否,该来的时候,自会如期而至,以自己特有的热情,狂吻着山川田园、花木水石,浩荡无羁,在天地间,酣畅淋漓地过往一场,远比你来得洒脱任性。

继续向前,杨树渐渐稀少,视觉也渐次明朗。

向左顺坡走下河堤,转角处有一面爬满蔷薇的花墙,紫色的蔷薇花繁盛嫣然,在阳光的照耀下明亮活泼,如锦如瀑。花开奢靡,这是人间四月最后一场花事,是春天留给来世的灿烂绝响,而后,也便随着杨花的舞步,一路向远,消失在夏的浓荫里,等待来年的又一场轮回。

(刘焱 周口六一路小学)

## 半块窝窝头

我小时候生活在乡下,记忆中,农民是按工分得报酬的。

我家五口人,当时大姐才15岁,我刚8岁,都不具备劳动能力。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干革命时留下了伤残,妈妈便成为家里唯一的劳动力,那种情况下,日子相当艰辛。

一个春天的早晨,妈妈照例早早地起床,生产队上工铃声一响,便放下手中的家务活儿,拉着架子车冲出门去。

那天要做拉土的活儿,大伙儿把土从坑里拉出来,放到大粪池边。不起眼的一车土其实是很重的,拉得满就能多挣工分。日子贫困,妈妈没舍得吃早饭,拉了几车后便力不从心,冷汗直流,腿脚发软,但仍强忍着,一车也没少拉。

男人们终于忍受不住疲累,要求休息。有位好心的大娘把妈妈拉到她家里,拿出温热的窝窝头,撕下半块塞到妈妈手里,硬要妈妈当场吃下。

“大娘,队长让干活啦,我先走啦。”妈妈咬了一口,满怀感激地说。转过身,妈妈悄悄地把半块窝窝头装进衣袋。

其实,队长并没有催工。

放假回家后,疲惫的妈妈瘫坐在凳子上,

发黄的脸上绽放着笑意,叫大姐、二姐和我的名字,让过去。妈妈一个个地喊着,肚子瘪瘪的我们很不情愿地在妈妈面前围了半圈,不知要干什么。

妈妈从衣袋里掏出已经凉了的半块窝窝头,双手合在一块儿捂了捂,又用嘴呵着,试图弄热点儿,见没啥效果,便急不可耐地分起来。大姐分得少,我吃得最多,我们喜欢得很,争着亲妈妈的脸。

窝窝头是豆面掺红薯面做的,又黑又粗又涩,现在当然不会吃到了,也不会想吃,但在那个时期绝对是美味。

“妈妈,你吃吧!”大姐最懂事,首先把窝窝头奉献出来。“我吃过了,你们吃吧。”妈妈淡淡地答道。妈妈说着,眼含热泪起身做事去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们姊妹几个都已成家立业,再也不用为衣食忧愁。前天,我捡起小孙子扔掉的一大口白面馍,觉得很可惜,又感到心酸。小孙子还小,不懂事,等大一点了,认真地教育他,让他知道过去生活的不易。

(贾国正 淮阳县冯塘乡)